

第四次读书报告

(元培学院 黄道吉 1600017857)

《私人生活的变革》描述了下岬村几十年的生活变迁。在多次调查回访中，作者观察到青年走出祖先荫蔽的趋势，但与西方的个人主义不同，新出现的“独立”个人并没有对等的认识到自己的义务，成为了“无公德的个人”。

以婚姻生活为例，下岬村从建国到 90 年代末，婚姻形式经历了从包办婚姻到介绍婚姻再到自由恋爱的过渡。建国后官方的意识形态宣传、参与劳动的妇女、政府提供的公共空间，都提供给青年走出父辈祖荫的道路。这时的父母也会听取他们子女的意见，零星的自由恋爱的个案也获得了意识形态背书。集体化时代更多的公共生活催生了自然萌发的爱情，青年们的意见开始超过父辈，未来配偶的个人素质更受看重。改革开放后，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风流”取代了老实成为新的找对象的标准。同时下岬村发生了作者描述的“浪漫革命”：亲密关系增加、关注个人素质、公开表达感情。几十年间，青年在择偶方面取得了主动权，在子女婚姻方面父母的退场标志着父母失去对家庭的控制的开始，引发了后续一系列如彩礼、分家和养老的两代人的冲突。

但走出父辈和强势政府荫蔽的青年并不是西方意义上的独立个人。作者注意到自主择偶的女性们仍然向婆家索要高额彩礼，这种行为也得到她们的未婚夫的支持。村中个别老人的晚年荒凉，甚至被已婚子女逐出家门。即便青年人仍在财产上依附于家庭，但他们在主张自己在家中权力的同时忽略掉相当部分的义务。另一方面，青年人觉醒的这种权利意识也仅限于家庭领域，而很少推广到别的领域。

作者十分关心国家与上述出现“独立”的人的过程的互动，并将出现“无公德的个人”部分归因于政府的政策。新政府的意识形态在言语上和行动上批判打压传统家族观念。而集体化时期的家庭失去了作为生产单位的职能，家庭成员统一听从政府指派的生产队的指挥，这种组织形式进一步削弱了家长的权威。政府对自由恋爱的支持、由生产队组织生产活动、甚至是随后的计划生育对家庭理想的改造都反映政府希望将农民改造成（依附于政府的）“原子化的公民”。这就需要人们从原有的家庭结构中解放出来，而这种解放也就仅仅局限于家庭结构上而未能更进一步。作者认为自上而下发起的政治运动不同于自下而上的社会运动，

后者中个体需要主动抗争或牺牲。但国家动员的运动中，个体是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目标的，也没有为其他方面的权利付出类似的努力¹，因此一方面新青年的权利意识并不完全，另一方面也没有在抗争中认识到自己应尽的义务。

在非集体化过程中，国家撤出集体生活，家庭重新成为生产单元。但作者并没有观察到很强的传统家庭文化的回潮，而是由资本主义的道德观填补了空缺。放松的城乡流动、电视和其他媒介都将城市的西方的生活方式带入长久与外界隔绝的下岬村。就像电视和外来的舞厅取代了集体化时期的宣传和集体活动一样，适应市场化经济的“风流”取代了集体劳作时推崇的老实成为新的择偶标准之一。另一方面，国家对西方的个人主义的批判也重塑了村民对个人主义的理解。个人主义被解释为“自私自利、缺乏对他人的关心，讨厌集体纪律，逃避现实和追求个人享乐”，而没有强调其中独立的观念。这将受到个人主义影响的村民置于道德的悖论中，以至某些村民一方面直言个人主义不道德，另一方面承认不这么做不行。

这种矛盾同样呈现在阅读文本的我身上，尤其是在作者提出“无功德”之后。一方面我在阅读相关章节的过程中始终带入的是村中青年的身份，并在青年和老一辈发生冲突时始终站在青年一边。但另一方面在阅读时同样会被作者的论述说服，认同新出现的个人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公德。作者这里提到“公德”，似乎是依据传统中国的家庭观念批判 80-90 年代年轻人忽视掉对家庭的义务，背后隐约是有作者自己的社会理想的。但不论是传统的中国家庭观念，还是建立在权利与义务对等的观念上，似乎都和（深受“消费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道德观”影响的）我有一些冲突，以至于我对作者得出的“无公德的个人”有抵触。可能我与文本的冲突正是下岬村中的老人们与 80-90 年代年轻人的冲突，所以我会自觉的为文中的年轻人辩护。但抛去作者论述中的价值判断，作者看到的新一代青年的权利意识和家庭观念都在我身上呈现出来。

正如题目所说的，本书关注了一个北方农村家庭中个人的道德体验，关注了独立于家庭的个人的出现和国家在这个过程中作用。作者在描述了下岬村几十年来择偶婚姻和其他方面的变革后，认为这些说明了走出祖荫的个人并没有完成

¹ 后续的文章中，作者指出年轻妇女地位上升挑战的是父权而不是男权。在年轻女性的娘家并没有出现类似儿媳在婆家地位的上升一样的状况。换句话说，这种权力是在儿媳的身份下实现的，而不是作为女性在各个身份下实现。这可以作为权力只在家庭中解放的一个印证。

作者心中“五四”运动的理想，而是变成了“无公德的个人”：权力意识觉醒，但没有对等的认识个人的义务。同文中的青年一代一样，我可能（在作者看来）也没有认识到自己应有的“义务”，所以即便阅读时会被作者的论述说服，放下书仍会支持“无公德”的行动。可能等到长时间后再重读这一部分才能结合当时的经验得到新的体会，甚至改变自己对理想的家庭的认识，不过至少在现在这本书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来看自己的所作所为。